

吴梅全集

理论卷 下

吴梅全集

理论卷
下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复金一书

承辱书，欲观《血花霏》，弟敢不承教。特此书乃少年所作，推崇口口未免过当，犹有口口之陋习，非所以入大雅之目，盖当时宗旨如此，至今思之，自觉惭愧。且其中词曲，北曲居多，而科白亦有四六习气，一钱不值何须说，信然。近日填《风洞山》传奇，此书颇觉惬意，上下都廿四出，已成十二出。此书系将瞿式耜、张同敞为主，借王永祚之子开宇、于元烨之女绀珠为生旦，而当时永历帝遗轶为经纬，痛哭南朝，插写北兵残暴。以孔有德为副净，为先圣惜也。兴亡如梦，涕泪模糊，大好河山，忍此终古。俟藏事后，当就正于足下，并求题词也。其许我乎？来书辱问填词之道，弟何以敢附知曲者，谨就管窥所见，质之足下，愿足下匡我所不逮，当倒地谢之。近来填词家多率尔之作，而于音律、科白、打诨、南北，毫无所知，贸贸然操觚应世，真笑死人也。

音律者，宫调也。黄钟为宫，馀律为调，共变化之，得三百数十余调，如八卦之数。后人取以制曲，仅有二十八调，而今世所传者，止九宫十三调而已。仙吕、羽调、正宫、大石、中吕、般涉、南吕、黄钟、越调、商调、小石调、双调、角调是也。

用韵不可不慎。南曲苦无韵本，诸类韵本，决不可用。无已则取周德清《中原音韵》，去其入韵，而押之，以入声另备

一格亦可。盖《中原音韵》为北曲而设，非南曲可用也。且北曲无入声，皆支配于平上去三音中，故不可不去其入声，以另备一格。

曲牌各以宫调而分。如〔念奴娇〕、〔人月圆〕、〔长寿仙〕、〔催拍〕为大石调，〔泣颜回〕、〔好事近〕、〔石榴花〕为中吕调之类。每出用一套，套中不可以大石调之曲，混入于中吕调中。何则？各宫调各有住字，如仙吕调为上字住，正宫调为六字住，或用浊混为合字住之类，各调皆有一定，故曲牌万不可混杂。

曲中要知某牌是几句几韵，某句是几字，某字为衬字，某句用何如之平仄，何如之阴阳，何如之清浊，然后按以律而填入之，则一串骊珠，尽善尽美。所谓阴阳者，平声分阴阳也。东钟韵以东冬为阴，以同筒为阳，江阳韵以姜江为阴，以阳扬为阳之一类。总之声雄而大者为阳，声尖而高者为阴，阴者为清，阳者为浊，推之仄声中，亦复如是。每句相间用之，无有不美听者。

传奇中往往有南北合套者，如〔北醉花阴〕、〔南步步娇〕一套者，〔北点绛唇〕、〔南剑器令〕一套者，皆宫调相同，故可以如是。

科白之难甚于词曲。填南曲则科白不可用北音，填北曲不可用南音，总之宜省宜洁净，宜蕴藉风流，切不可将市语搀入。即净丑诸角色打诨必不可少，然讨便宜，说粗话，万万不可，此李笠翁词曲，所以见笑于大方也。

何谓白？说白也。何谓科？排场也。排场更难于说白。上台之后，但说不做，如木偶一般，有何好看？故排场之难，较白十倍。近见《坦园六种》，其中排场之妙，无以复加，真是化功之笔。（惟词曲不合音律，此为失之。）

砌末之妙，莫如《桃花扇》，鲜艳生新，诚哉不可及矣。近阅《江苏》刊之《革命军》、《新中国》二种，可笑之至。邹慰丹上台至下场，坐也不坐，动也不动，耍也不要，张着口，一口气唱到下场，仅叹了数口气完结了。排场之不讲究，如此其极。《新中国》亦然，令人忍俊不禁。传奇，旧学也，用新仪制则不合矣。然演东西人之遗事，则新仪制诚哉妙矣。至演中国之事，则皆前明衣冠可也，何必改西服洋装，而始为美观哉？

曲中有犯调者，如〔春归犯〕、〔普天乐犯〕之类，皆取同宫调者而犯之。如仙吕上字住，双调亦上字住，故可于仙吕曲中犯双调，或于双调曲中犯仙吕调。宫调不同者，必不可以如此。

辱承下问，一时难以罄言，姑将以上诸则而告之，其或未当处，尚祈教我。

李笠翁《闲情偶寄》、《啸馀谱》、方仰松《词麈》、《九宫谱》、戈顺卿《词林正韵》，（此书虽专言词韵而南曲亦可通用。）皆可为用。其余如高则诚《琵琶记》、袁忠公《西楼记》二种传奇，曲调音律，一字不苟，可以为法。至北曲则蒙非所知，不敢浪加言语。谅之。专此上复，即颂侠安。

（据《二十世纪大舞台》第二期）

与丁琇甫（传靖）

琇甫足下，承惠《沧桑艳》、《霜天碧》二曲，循诵再三，渲染点缀，雅近《倚晴》之境。就文而论，无可献疑。弟敢渎进一言于左右者，则以足下之才之大，苟范之以韵律，而不逸于先正之规，虽玉茗、百子，犹将敛手，而惜夫出之之易也。夫杂剧之名，滥觞《宋志》，传奇之作，发轫金源。顾当时管器，专力弦索，所陈乐色，间以胡声，嘈杂缓急之间，南人至不能按。迨及元季，永嘉乃兴，扬关、马之流风，创为院本，而伶官旧格，不能饜一时士夫之心，于是君美、菊庄之徒，斐然有作。乐府声调之遗，户工嘌唱之法，规模略具，堂奥斯成。然而对山募国工以正音，天池拜德明而按拍，齟齬刳黍，非故为其难也，盖郑重之也。足下丽藻天授，敢不心倾。弟所乐与足下商榷者，宫调与音韵之际耳。宫调者，六宫十一调也。音韵者，五音十九部也。凡所谓曲，必隶属于一宫一调，而声之抑扬高下，又各视其所隶之宫调以为衡。而此一宫一调之中，所隶诸曲，虽多至百数，其声之抑扬高下，能者早辨之于无声，初不必制谱而知之也。惟此宫调之意，尤各有所归，黄钟宜富贵缠绵也，则词之富丽者属之。仙吕宜清新绵邈也，则词之隽逸者属之。是故为词者，必先审其情势之哀乐，而定之于一宫，复酌其牌名之繁简，而归之于一套，然后晰其阴阳，辨其清浊，审其板之疏密，量其气之小大，称其词之美

恶，要归诸自然而已矣。能如是，则神而明之。存乎其人，即小德出入，明者亦无所吹求，此凌次仲所谓传奇无定法，而清远《四梦》，所以终见诸场上也。至于音韵，要守《中州》。周德清之说，惟供北词，范昆白之书，仅利南曲，真文、庚清之分，齐微、鱼模之辨，运用变化，惟在一心，深甫大典，不足法焉。虽然，犹有难至者在也。引子过曲，人所尽知，而引有长短刚柔之殊，曲有近慢缓导之别，鼓色板格，又有正赠疾徐之不同。则志乎斯者，惟因时制宜，操纵合度，不囿于势，不逸于范，竭吾力焉已耳。局促之与亹驾，安得谓之良马哉？仆少喜度曲，辄复倚声。往者刘君子庚，屡述盛意，不图并世，尚有斯人，岂知握手之期，即在此日，其愉快为何如耶？明日旋里，简料冗俗，北湖之约，不获趋承，略陈其愚，惟垂察焉。

（据《南社丛选》十一集）

与俞平伯论曲选书

平伯仁弟如晤：奉书并令曾祖曲园先生像片，谢谢。记兄读书潘氏时，曾一瞻丰采，匆匆二十年矣。其《题像》一诗，似未入《春在堂诗录》也。《选曲》一事，承属开一简目，当遵命另纸录呈。乞察酌。《西厢》古注，西泠印社十种《西厢》内有之，即为贵池刘氏刻本，是为初刊，未经兄校勘者也。然伯良注本固佳，无须更为点勘，乞弟台购读之。至宾白似可不存，或在注释中将每句情节，述略一番，亦不致无线索矣。君谓何如？手复即请近安。小兄梅顿首。四月十八。

《董西厢》、《王西厢》、《琵琶》、《拜月》、《香囊》、《玉合》、《红拂》、《红梨》、《还魂》、《紫钗》、《邯郸》、《南柯》、《东郭》、（此极佳）《燕子笺》、《春灯谜》、《疗妒羹》、《西园》、《画中人》、《情邮》、《绿牡丹》、《眉山秀》、（《小说海》有之）《风筝误》、《秣陵春》、《钧天乐》、《桃花扇》、《长生殿》、《吟风阁》、《临川梦》、《四弦秋》、《帝女花》、《桃溪雪》、《桃花源》、《再来人》。右略记三十三种，有三四种难购者，暑期内当可钞奉。

（据《戏曲》第五集）

与陈仲凡荐王起书

觀玄先生左右：经年阔别，梦想为劳。比维撰述宏富，起居安谧，为无量颂。弟奔走沪宁，无善可述，行年五十，学无一成，思之惶恐。兹有恳者，中大敝徒王君季思（起），学殖渊通，词章楚楚，研讨词学，积有岁年。闻贵校下学期词曲一科，尚无教授，高中国文，亦无专师，不揣冒昧，愿承其乏。王君学行，为尊苏拯君素知，同舍同堂，一切可以询问也。倘承汲引，锡以齿牙，俾得承教杖履，自当黽勉将事，以答雅爱。弟近岁惟拙作杂剧已付剞氏，此外敝藏诸种，陆续付商务印行，斯则可告足下耳。临歌神驰，敬颂著福。弟吴梅顿启五月十九日。

（据原手稿）

与夏承焘论词书

(一)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

耀禅先生道席赐鉴：

损书挈谦，万不敢当。读大作《姜词考证序例》、《白石石帚辨》，精博确当，无任钦服。承询姜谱歌法，弟实无心得，何足以答下问。惟兹事之难，不在译成俗谱，在译成后不知节拍。且一字一声，尤不美听。曩尝与蕙风议及，辄相对太息而已。姜词工尺，皆当时俗字，南汇张氏，已一一订明，无须更易。弟所谓节拍者，盖按歌时之节奏也。今曲歌时，辄以鼓板按定拍眼，北曲有四拍两拍之别，南曲有多至八拍者，抑扬顿挫，皆随拍生。今姜谱止有工尺，未点节奏，缓急迟速，无从臆断，纵译今谱，仍不能歌。雍如弟谓弟能歌姜词者，仅就工尺高下聊以和声而已，非真能按节也。戴氏《律话》、谢氏《碎金》，皆出杜撰，不可依据。弟意大作成时，可将旁谱注明俗乐工尺，不必说明歌法，较为妥善，未识高明以为然否？弟尚有一议：宋词歌谱，皆一定不移，（如今之小调然）非如南北曲逐字分配，故姜词旧调皆无谱字，而自度自制则详载之，俾歌者可按唱也。梦窗九调，以无谱而学者不多，（玉田〔西子妆〕词题可证）白石十七谱具存，故并世步趋者不少，此亦见古今唱法之不同也。（嘯山答小舫书中，今唱曲家遇南吕宫调，每唱作工字调；仙吕宫调，每唱作凡字调，此工凡二字互

误。)草复，即请著安。

弟吴梅顿启

(二)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五日

隳禅先生大鉴：

承惠两书，殷殷以白石词谱见询，弟一知半解，何以答盛意。因以二日之力，将尊作《白石道人歌曲考证》读之，是正前人，极有见地。鄙见所及，签标上方，别由邮局挂号奉上，收到后请赐复焉。大著中驳大鹤寄杀之说，弟所极佩。鬲指声从方仰松说，又为确当。仙吕犯双调改正旧说商调之非，更足振聋发聩。读公新作，可补小山、叔问之缺陷多矣。惟次序排列，似宜仍依原书先后为是。又，〔征招〕之迤邐，〔角招〕之犹有词中过片换头处多作二字短句，南曲中遇此等处，皆极美听。词在今日，虽不可歌，以南词相比，理或可参，此意似可畅发之。弟虽标签上方，亦未请增益也。又歌词之法，纵不能知，但必如小令之唱法，词可换字，谱仍旧。故〔湘月〕、〔满江红〕句调平仄有异，而歌谱未易也。此意亦望洗发一番。委作序文，统俟全书告竣后，细读一过，再行动笔较妥。来书以涪翁相况，不敢当、不敢当。霪雨成灾，低田皆成泽国，民食一艰，必铤而走险，奈何奈何！复请著安，

弟梅顿首七月廿五

顾新之兄前问候问候，承惠花露，代言谢谢。

(三)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

隳禅先生大鉴：

奉惠书，祇承一一。以俗冗稍稍笺答，恕我懒也。

垂询二事，弟所见到处，亦未敢自信，略述其愚，以供参考而已。

〔扬州慢〕“角”、“药”旁谱为几折，弟意在今日可暂作一定论。尊意微有不安者，不过所用折号未必皆三字进退句中，实则谱之气韵与辞句之分配，在词中未必全合。兄举〔越九歌〕“高田莱芜”句折在首字为疑，然上文曰“予父母”之“母”字，本注应钟则合。“高田”句歌之仍是应折，应并无可疑。弟尝谓折字之法，据白石词中明言“上折字下无字即其声，比无字微高”，是指下二字言。（如应折应但以折应二字言也。实则第一字仍是应。）今南北曲中往往有六五六、上尺上、工六工谱法，将五尺六三音吹花腔，俗名漱腔。折字当即此意，故无本音，第就上下音何字而中间略高，故白石又云“馀皆以下字为准”。尊书亦以下字作上下之下。所谓下字，并非指下一字，盖谓所用何字，如奕棋下子之下也。白石诸谱，弟尝倚笛吹之，虽无拍节，而字字细辨，未必尽属美听。惟〔鬲溪梅令〕一曲，非常流美。而齐𠂔齐之𠂔字，亦以南北曲漱腔吹之，尤为可听。用敢呈教足下也，琴之进复退复，亦是此意。至戴氏谓拍号字下者，今之底板在旁者，即腰板。此说亦可从，惟少头板符号耳。

起调毕曲，朱子以首一字为准者，是雅乐之法也。通行燕乐，皆在一韵两结。尊论不尽在第一韵，且以〔霓裳中序〕、〔长亭怨慢〕、〔暗香〕、〔疏影〕等为证，弟则与尊见略异。鄙见以为：一词起首数句，必一气贯下。故首二句或协或不协，皆非停拍处。〔霓裳中序〕须在“力”字断，〔长亭怨慢〕须在“户”字，〔暗香〕、〔疏影〕须在“笛”、“宿”二字上断，文气如是也。其前数语或协或不协，概不作第一拍。曩大鹤以〔惜

红衣]“琴书换日”为协韵处，弟曾以此言献之。故首数句纵有协处，皆不作拍，不可谓或在第二第三韵也。词之用作南词引子者至多，歌时读处用小鼓，句处用板。（俗伶谓二三锣）至今日仍未更易，此又可证也。至次仲谓宫调之辨，不在起调、毕曲，此说诚是。各宫调腔格，有一定气韵，用六凡调者（如商调、黄钟、南吕等）其声必低咽；用小工、尺字调者（如仙吕、中吕、道宫等）其声必高扬。笛管一吹，自能分析，不必视起调之何若，而后知某宫某调也。次仲所云：中脱一字，若云不仅在起调毕曲，则圆满矣。

承询小山，即南汇张文虎。张号孟彪，字啸山，亦作小山，并非别有一人校订姜谱也。近江右蔡桢亦有姜谱校订之作，弟未之见，开学后晤见时，当取读之，再告足下耳。

拉杂奉复，即请著安

弟梅顿首八月十日

（四）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

臞禅先生撰席：

得本月三日、十九日两手示，承询唐君论白石旁谱各条，弟何足以辱明问，行篋无书，姑就管窥，略疏于下。

（一）尖声各字，校《广记》中管色指法一图相合，惟 ㄣ 当云尖勾，不当与 ㄣ 并作尖尺，（指法图中无 ㄣ 字，但有 ㄣ ）至尖一即下一，以《广记》下五作尖五为证，此是唐君误处。试思四清声中，人人知为 六下五五高五 四字，按《广记》明言尖五夹钟清声，未尝以 ス 下五作尖五也。大小住及打反拽确精当，足补啸山诸人所未及。（下缺）

(五)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

臃禅尊兄先生道鉴：

前承惠书，至昨日始达。弟出门后，家中仅妇孺，遂有此误。顷又奉第二书，备悉种切。白石旁谱指法一层，殊难臆论。诚如尊论，唐立厂云ㄣ为折，ㄣ为反，ㄣ为拽，丁为打，ソ为掣，ㄣ为小住，ㄣ为大住，按之字形，似皆可通。细绎姜词，尚多抵牾。吾兄所举〔扬州慢〕、〔玉梅令〕、〔鬲溪梅令〕、〔霓裳中序〕等，确有不可通处。弟意凡ソ字用处，若在起调、毕曲、止可作底拍看，不当作掣字解，则〔玉梅令〕、〔鬲溪梅令〕、〔霓裳中序〕诸调可以解决，而顿住韵住之说，仍是怀疑。至折字用法，前弟与兄言过，如南北曲之漱腔，此腔简书时如上尺上作上，即姜谱九歌中折也。若细书上尺上，则又如ㄣ等矣。揆诸度声，亦无大变。先生明达，不识以为然否？所难订定者，为ㄣㄣ二字耳。愚意译定姜谱，似以但书工尺不书指法为是。而以指法中种种不可通处，备载于后，则既非武断，又深合古人阙疑之理。大雅又以为何如？尊作写定，乞惠赐数册，为枕中鸿宝。海内治此学者殊不多见，弟向与大鹤，夔笙言之，亦不得要领。大作立基已固，所难定者，惟在指法，此固无如何者也。辱承明问，不足仰答雅意，深自惭慙耳。弟廿年奔走，筋力渐衰，颇思戢景家园，整理旧稿，湖上之约，秋以为期可也。手复，即请著安。小弟吴梅顿启二月二十五日

赐示乞寄南京大石桥厚福里五号敝寓，如寄校中，容易遗失。

(六)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三日

隴禪吾兄道鑒：

惠書及校律初稿俱至。尊論詞譜融字法，極是極是。初稿中征及鄙說，並謂旧腔定聲當作音譜解，尤征圓滿。因憶及數條，可為詞守旧譜之証者如下。

（一）白石〔霓裳中序〕題一則云：“因得其詞神之，曲曰〔黃帝鹽〕、〔蘇合香〕。”二則云：“得商調霓裳十八調，而總之皆虛譜無詞。”又云：“予不暇盡作，作中序一闋傳世。”是以白石詞第四卷止中序一首有譜，他詞皆無，可知此譜即從樂工故書中得之，而實以新詞。後人再作中序，即歌此譜，更無疑義也。

（一）修內司所刻《樂府混成集》，至明尚存一冊，見王驥德《曲律》卷四。王云：“正林鐘商一調所載詞至二百餘闋，皆平生所未見。中如〔娟聲〕一調，有譜無詞。〔小品〕一調，詞譜俱全。”是又可知宋人先制譜調，後實詞句，故二百餘闋中，無詞者頗多，正待文人作詞也。

（一）草窗〔解語花〕題云：“羽調〔解語花〕音韻婉麗，有譜而忘其辭，……倚聲成句。”此亦足証先譜後詞之意。

以上三則似可採取，為前此鄙說所未及者，寄奉教正。至吾兄云：“元曲初起，實仍用宋詞歌法。”此說弟亦以為然。而“實仍用”三字未妥，何也？試觀董解元《西廂》所用諸牌，如〔醉落魄〕、〔哨遍〕、〔點絳脣〕等等，句法與宋詞無異，或用宋譜按歌，亦未可定。但往往有“纏令”二字，則必非默守旧譜可知。若云：間仍用宋詞歌法，則較無語病矣。惜董詞今亦無譜，《大成譜》采錄董詞皆備，一一制譜，實皆莊邸門客

杜撰，不足凭也。宣纸一幅，亦由舍间转到，当遵命录旧作求正。弟今岁本拟就申事，此间主任见留，仍居白下敝寓大石桥十四号。他日赐函，可径寄寓中也。西湖十二年不至矣，颇思一游，当期之明年耳。手复，即请著安。弟梅顿首十月十三

秋涧南乐言怀，盖去北谱一凡两音也。今〔南乡子〕不列南北词中，无可考。

（七）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六日

臃禅先生大鉴：

惠书奉悉。承询词乐蜕化为曲，此本自然之理，但旧籍皆不载蜕化之迹。弟前读《董西厢》，略有所悟，愿呈酌择焉。董词所用〔哨遍〕、〔醉落魄〕、〔点绛唇〕等等，固与词同；即创调如〔文序子〕、〔倬倬戚〕、〔甘草子〕等，（备载《燕乐考原》）亦概用双叠，与词无异；亦间有三叠者，（词亦有〔秋宵吟〕、〔瑞龙吟〕等）与元人套剧之单用前叠迥然不同，此足证歌法与词不甚相远也。又南北词中，如〔浪淘沙〕、〔风入松〕二谱，较普通唱法大异，其声低咽幽怨，与昆腔绝不相类。弟尝谓宋词谱之存于今者，或仅馀此二调。他若南词中借作引子者，皆非词腔，可勿论也。总此二端，是词曲递嬗之迹，虽不甚可考，而尚留一二支为后人研讨之地，或可佐足下一簣也。又《大成九宫谱》所载董牌，无一不备。其订注旁谱，固出于庄邸上客之手，未必旧谱如斯。但细按声节，亦有与元词不同处，故次仲以董词为原曲之先河，每调备列各宫者，良有以也。惟词曲过程如何，实无书可证，此则有负下问之盛意尔。《词刊》所载东塾白石词谱，实无板眼，仅每句用底拍处注一板字而已，其圆围处是断句，非歌谱之中眼也。弟意第三期当

申明此意，庶不致貽誤來學。望兄轉告榆生為托。姜詞十七譜欲盡譯行世，此盛業也。以上字配宮亦佳。但每調須通譯過方妥。不嫌煩否？十七律七音似可不必注。專復，即請著安。弟吳梅頓首，十月廿六

校律初稿奉繳

（八）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

臞禪先生道席：

得四月三日惠書，備承存問，感篆莫名。弟自去歲十月，携眷浮湘，時以小兒適就湘黔局事，故以就養之名，實作避兵之計。匆匆半載，無善可言。吳門惟老姨太（堅不肯行，故囑大兒奉侍）及大兒二人仍居舊第，近日常來書，知老屋幸存，而衣服器皿，劫洗一空。舊藏書籍，亦有殘缺，逐部整理，戛乎其難。幸未全付絳雲，已出望外。萬事達觀，此心轉安矣。遠承垂問，更深銘佩。松岑先生在蘇時曾一晤對，自弟移木渚，即無確音。雍如家弟曾居二十日，後以入鄂計決，始與分袂，渠又送我至舍，盛意可感。後聞挾策入都，不無惴惴。今讀來書，心始釋然。如有函去，望為弟代達區區也。圭璋仍在宜昌，渠《宋詞紀事》已成，弟曾作一序寄去，尚無復音。榆生近亦有書，又有〔玉闌干〕一詞見示，知近況安謐也。兄避地計劃，究定何方？雍如以滬上為宜，弟亦贊同此說。惟囊資如何，不可不計。海上賃屋不巨，而頂費竟有至千金者，（舍弟仲培來信如是云）此非措大所能辦。盍與榆生商之？手復，即頌著安。四月十九日弟吳梅頓啟，兒孫隨叩。

（據《文獻》1980年三、四輯）